

太宰治

だざい おさむ

人間失格

にんげんしつかく

许时嘉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太宰治



人間失格 にんげんしつかく

许时嘉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由小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使用本著作物。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9-208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失格 / (日) 太宰治著; 许时嘉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9
(草月译谭)
ISBN 978-7-5463-0239-3

I. 人… II. ①太…②许…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50971号

书 名：人间失格
著 者：[日]太宰治
译 者：许时嘉
出 品 人：周殿富
总 策 划：崔文辉
策 划：国文创意
特约编辑：私家侦探
责任编辑：聂文聪
装帧设计：书衣坊·未 氓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5.375
版 次：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0239-3
定 价：16.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人间失格	1
樱桃	145
太宰治年谱	157

にんげんしつかく

人間
失格



人間
失格



我，曾经看过三张那个男人的相片。

其中一张，应该是那男人的幼年时代吧！

推估约为十岁时所拍摄的相片，那孩子被一大群女孩包围（可想而知，大概是孩子的姐妹以及堂姐妹们）站在庭院池塘旁，穿着粗条纹的和服裤裙，头微微呈三十度向左偏；笑得丑丑的。

丑丑的？不过，对于迟钝的人而言（意即对美丑并不关心的人），则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仿佛那孩子的笑脸很普通而说道：“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啊！”即使嘴里说得很谄媚，也未必听得出其中的虚情假意。

可是只要是对美丑稍微有那么点概念的人，或许瞄一眼就会说：“搞什么嘛，好讨厌的小孩！”不快地嘟囔着，然后用像是在挥去毛虫的手势，一把

将相片扔下。

真的，那孩子的笑脸，越仔细看，越会在不知不觉中，感到一种微微的憎恶感。那根本不是笑脸。那孩子，完全没在笑。证据就在他那双手紧紧握拳站着的样子。

人类啊，是不会有在紧紧握着拳头时还笑得出来的。是猴子！这是猴子的笑容！只是让脸庞布上丑陋的细纹罢了。这是个若说成是个“皱巴巴的孩子”也不为过的怪异表情，莫名地惹人厌、诡异地让人火大。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看过哪个小孩子的脸上有着如此不可思议的表情。

第二张相片上的脸蛋则是有着令人惊愕般天壤之别的转变。

一副学生样，虽然分不太清楚到底是高中时代的相片，还是大学时代的相片，总而言之，就是个翩翩美少年。但很怪的是这相片上的主角，有种让人觉得不像活人的样子。

穿着学生服、胸前的口袋里露出一点点白手帕、坐在藤椅中盘着腿，依然漾着笑容。这一次的笑容，不是皱巴巴猴儿般的笑，而是相当有技巧的微笑，

但与人们的笑容相比，总觉得有些异样。该说是气色很好呢？还是世故老练？……笑容中毫无实在感。倒不如形容像是一张有如羽毛般轻薄全白纸张，上面摆着笑容。因为，从头到尾都是虚假的感觉。

“装模作样”不足以形容，“轻浮”不足以形容，“娘娘腔”不足以形容，“时髦”当然也不足以形容。而且，仔细一看，这位俊美的学生让人有股莫名诡谲之感。截至当时，我还从未看过哪个青年有着如此怪异的美貌。

还有一张相片，最是奇怪。

相片中人是多大岁数不得而知，头发看来有些花白。他在一间很脏的房间角落（相片中清楚显现出房间墙壁有三处崩裂），两手盖在小小的火盆上，这回脸上毫无笑容可言，一脸木然。好像将手掩盖在火盆上坐着坐着就会自然死去一般，着实是一张令人作呕、充满不祥的相片。

奇怪的不仅于此。因为相片中的脸占了绝大面积，让我得仔细地观察这张脸的构造。额头普通，额头上的皱纹普通，眉毛普通，眼睛也普通，鼻子、嘴巴、下巴等等全都很普通。

啊，这张脸不但毫无表情，还让人没有一丝印象，毫无特征。假设我好好端详这张相片后，闭上眼睛，再回想，我已经忘了这张脸的模样了。房间的墙壁、小小的火盆或许还能勾起我一点点记忆，但对房间里主角的长相却完全没有任何印象，完全想不起来。这是一张不能入画的脸庞，连漫画的方式都不成。睁开眼睛一看，啊，原来长这样啊！甚至连想起来的喜悦感都没有。说得明白一点，就算睁开眼睛再看这张相片，也不会让人留下印象。只是觉得很愉快和焦躁，让人想赶快移开视线。

要是真有所谓“将死之人的模样”，也应该比这更有表情、更让人有印象才是，除非是人身马面，才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吧！总之，没由来地，看着看着，就一阵毛骨悚然，令人讨厌作呕了。到目前为止，我从未看过哪个男子有如此怪异的脸庞。

第一手札

一直以来，我过着羞耻的生活。

对于生活，我没什么目标。由于自小生长在东北的乡下，第一次看见火车，还是年岁较大之后的事了。我在火车站的天桥上上下下地，完全没注意到这是为了跨越铁轨所建的，只觉得车站内的构造宛如国外游乐场，复杂又有趣，以为它只是因为时髦而装设的，我还真的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么认为呢！

对我而言，在天桥上跑上跑下，是在玩着相当时髦的游戏，我当初还一直觉得这是铁路局最上道的服务之一，后来当我发现这是用来让旅客们跨越铁道具实用性的楼梯时，突然间觉得索然无味。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图画书里看到地下铁这类的东西，竟不觉得是为了实用而建造的，径自认为比起乘坐在地面上的车子，在地底下搭车会

是一种更与众不同而有趣的游戏。

我从小体弱多病，常常卧病在床，但躺归躺，却觉得床单、枕头套、被单等等，实在都是些无聊的装饰，直到快二十岁，才意外发现这些都是实用品，当时的我对于人类的俭朴，感到黯然而悲哀。

还有，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饿肚子。不，这并不代表我生长在一个衣食无缺的家庭中，没这么愚蠢的意思。是因为我完全不知道“饿肚子”的滋味是什么？虽然听起来有些诡异，但就算是肚子饿，自己也浑然无所觉。

我还记得，小学、中学时候，从学校一回来，周遭的人便会争相对我说：“啊！肚子饿了吧！放学后肚子最容易饿了，来点甜纳豆如何？还有蜂蜜蛋糕和面包喔！”因此，我就会发挥天生阿谀的精神，喃喃地道着“肚子饿了！”，然后一口塞进十颗左右的甜纳豆。可是，饿肚子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我实在一丁点儿都不明了呀！

当然，我的食量相当大，不过却没有一丝一毫因感到饥饿而进食的记忆。我会吃众所认同的山珍海味，也会吃别人眼中的丰盛佳肴，还有，到别人

家时他们端上来的食物，我也会吃到撑为止。

然而，对幼年时代的我而言，最痛苦的时刻，莫过于在自己家里吃饭的时候。

在乡下的家中，家庭成员十余人全部各自对着饭菜，面对面地排成两列，身为家中幼子的我，自然坐在最后方的座位。

饭厅除了些许阴暗外，吃午饭时，全家十余人不发一语地扒着饭的模样，老让我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加上是传统乡下家庭的关系，配菜大致都是那样，根本不用奢望会有什么珍贵而丰盛的食物，因此对用餐的时刻渐渐感到恐惧了。

有时我还会在阴暗饭厅末端，在以为自己是因寒冷而战栗的念头下，一点一点将饭送到嘴边硬塞了进去，甚至还思索着，为什么人每天都要吃三餐啊？其实呢，大家表情严肃地吃着饭，或许也算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因此家人每天早晚三次，固定时间聚集在微微阴暗的饭厅里，将饭菜依顺序排列着，就算不想吃也要沉默地嚼着饭、低着头对家中蠢动着的鬼魂们祈祷着。

不吃饭就会死！这样的话听起来只是个讨人厌

的威胁。这样的迷信（到现在我还是忍不住觉得这是个迷信），却老是带给我不安与恐惧。“人啊，不吃饭会死呀，所以一定要赚钱、吃饭才行。”

对我而言，没有一句话比刚刚那句更深涩难懂，更让人有感于胁迫性的震撼。也就是说，自己似乎对于人类谋生这件事尚未有所理解。

我因与世界上人类的幸福观在吃的方面不同而产生不安的感觉，我甚至因此夜夜辗转难眠、低语呻吟或因此发狂。

到底什么才是幸福呢？其实我从小就隔三差五地被别人说成是一个幸福的人，但是我却老觉得自己身在地狱，反而觉得那些认为我幸福的人什么都没有比较，就老是认为我很安逸。

我甚至还觉得自己背负了十个灾祸，旁人背负了其中一个，都足以因此丧命。

总之，我不懂。对于旁人痛苦的性质与程度，我完全没有头绪。

实际的痛苦，只是单单吃了饭即能解决的痛苦，但是，这才是最强烈的痛楚，或许还会身陷在那些痛苦直到连自己的十个灾祸都逐一经历一般凄惨的

“阿鼻地狱”^①。

会不会是这么回事，我也不知道。然而，尽管能够不自杀、不发狂、正常地谈论政党，不绝望、不屈辱地继续与生活抗衡着，难道这样就不会痛苦了吗？难道这样就会完全拥有自我，而且深信理所当然，完全不曾怀疑过自己？

若真能如此，就轻松多了，但所谓的人，真的如此就算满分了吗？我不知道……在夜里深深地熟睡，早晨就会觉得很爽快？做了什么样的梦呢？在路上走着时，脑海里想的又是什么呢？是钱吗？不会吧，不只有这样而已吧？虽然我曾听过“民以食为天”，但却不曾耳闻“为金钱而活”这样的话语，不，可是依不同情况的话……不，这我也不懂……越是努力去思索，就越搞不懂，自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净是被不安与恐惧所侵袭。我几乎无法和旁人聊天。因此该说些什么才好呢，我不懂。

此时，我想到的是娱乐他人。

这是我对人最后的求爱。我，极度恐惧着人的

^① 会以烈火不断燃烧着死者肉躯永无安息之日，逐次步入极度痛苦阶段的地狱，又称为“无间地狱”。

同时，却怎么也无法对人死心。于是，我要讨人欢心，才能与人类保持着一丝的牵连。表面上虽然不断地绽放笑容，内心却紧张万分，这才是成功率渺茫、千钧一发、让人冷汗直流的服务。

从孩提时代开始，我的家人有多痛苦？脑子里想着什么事而活？这些我一点概念也没有，只是恐惧着，无法忍受这种不舒坦，让自己成为一个讨人欢心的高手。换句话说，不知从何时起，我就成了一个不会说半句真话的孩子。

若是看到当时我和家人合照的相片，大家都是认真的表情，只有我怪异地歪着脸笑着。这也是我年幼可悲的一种娱人方式。

此外，我从未因为被双亲叨念而顶过嘴。即使小小的责备，都会让我如晴天霹雳般感觉强烈，几近发狂。别说是顶嘴，那种责备才正是所谓千古不变的人类真理啊！

由于我无力实行真理，会不会因而无法与人同住呢？我还是会这样陷入思绪里。因此，我无法争论，也无法为自己辩解。若是被别人恶言相向，不管如何都会认为是自己的错，默默地承受着攻击。

内心深处则感受到一股狂乱的恐怖。

被他人责难、怒斥时，或许不会有人还抱着好心情。但我却在他人怒不可遏的脸上，看到了比狮子、鳄鱼、蛟龙还可怕的动物性。平时，都是隐藏着本性，但就像牛儿沉静地睡卧在草原上，尾巴却会在突然间“啪啪”地甩动，打死停在肚子上的牛蝇一样，一有机会，人们可怕的本体便会在不经意间透过暴怒而显露出来，看到这副模样的我，老是会感觉一股寒毛直竖般的战栗。这样的本性或许也是人们得以生存下去的资格之一吧！心念及此，我几乎感受到一股绝望感。

对于人，我总是恐惧地颤抖。

身为人类的自己，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也会毫无自信，然后将懊恼偷偷收藏在胸口小小的空盒里，将那份忧郁、神经质一个劲儿地隐藏起来，努力地伪装出天真无邪的乐天，因此逐渐成为一个娱乐他人的怪胎。

什么都好，任人取笑也好，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在意我置身在他们所谓的“生活”之外了吗？总之，不能碍着他们那些人的眼，我并不存在，是